



恒看攸手較來親—— 清代扳指的使用與意涵

■ 鐘雅薰

103 陳列室「賞賜有禮——清代文獻中的天子禮物」特展展出清代扳指與 304 陳列室「祀與戎——古代兵器攻略」特展展出商周時期（前 1600-前 256）玉夬（決、玦）、玉鞞，儘管年代相差 1800 年以上且造型各異，卻都是射箭時使用的護指。弓箭作為中國乃至於全世界最早使用的武器之一，護指亦具有悠久的歷史。本文從扳指作為實用性護指的基礎性質出發，逐步探索其所衍伸出來之功能與意涵。

乾隆詠扳指

「比似珮環常不離，恒看攸手較來親。」

在〈詠漢玉韞〉一詩中，乾隆皇帝（1711-1799）表達其對於玉扳指充滿親密感的喜愛。較之於玉佩、玉環這類純裝飾的配件，扳指作為射箭護具，與乾隆皇帝騎射經驗及清朝以騎射為家法具有深刻連結，對其有不同的意義。詩句當中的「攸手」僅見於六首乾隆御製詩，且每首主題均是吟詠扳指，是專屬於扳指的術語。「攸」有便利或幫助的意思，因此攸手有配戴順手之意。乾隆詩句用語典雅，《詩經·車攻》即出現「決拾既攸，弓矢既調」，「決」是扳指的古稱，「拾」是射箭的護臂，此處的「攸」可以解釋為便利或備齊，¹句意是決、拾兩種射箭配件均已備妥，隨時可以取用。從決到扳指，從詩經到乾隆御製詩，護指具有悠久的歷史，值得深入探索。關於清代扳指，歷來不乏優秀、深刻的研究，筆者立基於先秦護指的認識基礎上，累積目驗院藏清代扳指的經驗，小議扳指。

名物：夬、韞、扳指



扳指，清代滿人射箭所帶的護指，滿文稱「fergetun」，詞根源自 ferhe，即大拇指之意。²扳指出自滿人稱法，北方較盛行，似另有俗稱「擠甲」。³由於滿人射箭習慣以右手拇指拉弦，扳指主要配戴於右手拇指，用以輔助弦的撒放，並避免手指被弦所傷。此法並非獨屬於滿人，中國自古以來射箭即有以拇指拉弦的射法。作為射箭輔助的拇指護環，最早實證能追溯到商晚期（前 1300-前 1046），距今三千多年（圖 1）。

除了稱作扳指，另一個稱呼「韞」在清代也是時有所見。韞一詞出自《詩經·芄蘭》：「童子佩韞。」自漢代，韞即普遍釋為帶於右手拇



圖 1 商晚期 玉夬 出土自河南安陽婦好墓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藏 取自蔡枚芬等編，《武丁與婦好：殷商盛世文化藝術特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2，頁 190。

指的護環，東漢許慎（30-124）《說文解字》：「（韞）以象骨、韋系，著右巨指。」乾嘉時期文字學家段玉裁（1735-1815）言「韞」即今人之扳指也。清高宗乾隆創作御製詩均擇用「韞」一詞，而非時下俗稱的「扳指」，乾隆遣詞用句反映其對於典雅、古風的追求。直到今日，考古報告、展覽圖錄也多採此稱，國立故宮博物院當前展覽對商周時期的護環也採取此命名。

然而，近來古文字學者提出「夬」才是更為正確的稱呼。學者李春桃指出〈十五年趙曹鼎〉銘文中的，由象手「攴」和象指環的「夬」所組成，為表意字，表示手指帶有護指之形，釋為「夬」。⁴環指亦有寫成有閉環狀，戰國竹簡文字有見。⁵傳世文獻中則寫成夬、決或玦。至於「韞」為何？李春桃認為，韞字從韋，皮質，推測是配戴護環時，環內所襯的皮墊。作用是提供硬質護指與拇指間的緩衝，使手與護指更為貼合，防止撒放弦時扳指脫手，亦可防止磨手。戰國時期（前 475-前 227）包山二號楚墓出土的骨夬，內孔中留有黑絲縫製的內襯，提供兩物的實證（圖 2）。⁶戰國以降，「韞」、「夬」視為同物。漢鄭玄（127-200）《毛傳》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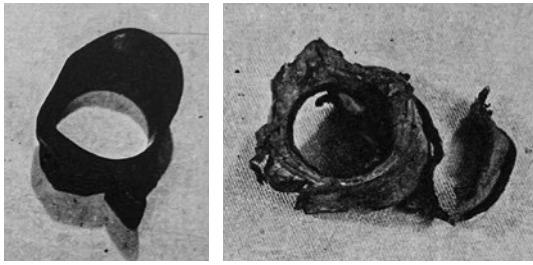


圖2 骨夬、皮鞞 出土自包山二號楚墓 取自湖北省荊沙鐵路考古隊，《包山楚墓·下冊》，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圖版89：3。

析〈芄蘭〉中的鞞即指出「鞞，決也。」乾隆皇帝〈角鞞歌·有序〉詩序言「古之繕人掌『鞞決』之制」，也反映類似的認識。不過也有部分清代學者從傳世文獻注意到夬、鞞有別，如王夫之（1619-1692）、馬瑞辰（1782-1853）等，唯其僅就文字訓詁及經文考據立論。⁷ 當今學者得益於出土實證及青銅器、竹簡上的古文字帶來新線索，得以推進對這類護指的認識，並協助釐清傳世文獻中央與鞞的關係。

古今形制之別

當今描述清代扳指的形制特徵時，通常稱為筒形護指。多數扳指為上下口徑近乎一致的

直筒形。此外，清宮舊藏中另有大量「上窄下寬」的塔形扳指。這類扳指是乾隆皇帝御用扳指的獨特形式，此次展出的雕彩扳指盒內九件乾隆御用玉扳指皆是塔形（圖3）。研究者郭福祥梳理清宮造辦處的活計檔，指出乾隆御用扳指具有固定樣式。⁸ 乾隆十六年（1751）皇帝下令設計玉扳指形式：「用其做玉扳指，照新堪達懃扳指裡口做、外口照舊堪達懃扳指做、下口照舊扳指做、上口照新扳指做。」⁹ 玉扳指設計融入兩只扳指的尺寸，下口照「舊堪達懃扳指」，而上口照「新堪達懃扳指」。這或許是導致扳指上下口徑不一致的原因。

關於滿人筒形扳指的來源目前尚未有定論，學者左駿追溯到北魏時期（386-535），大同鮮卑墓曾發現一骨環，同墓還有出土弓體構件，推測是清代筒形扳指的早期型態。¹⁰ 但兩個年代中間仍存在缺環，尚待驗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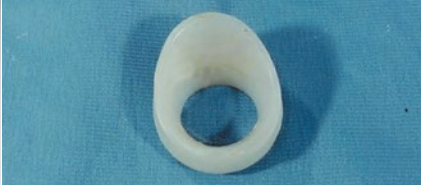





除了筒形，另一種護指形式是坡形。此類型的特徵是壁一側較高，一側較矮，較高一側還會傾斜，因此稱為「坡形」。清代之前所用的護指基本屬於此類，包含商周時期及明代所見的護指形制（表一）。甚至，印度莫兀兒帝



圖3 清 乾隆 剔彩八仙圖海棠式盒及乾隆御用扳指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玉 002639、故玉 002648

表一 坡形扳指形式及配戴示意圖

作者製表

年代	商代至西周	春秋戰國		明代、印度莫兀兒帝國、現代韓國	
形式	寬版坡形	帶鈎窄版坡形		窄版坡形	
圖					
	商晚期 玉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春秋晚期 玉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明 玉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配戴示意圖					
	戴於拇指	說法一	說法二	說法一	說法二
		戴於食指	戴於拇指	戴於拇指，坡面位於指背側	戴於拇指，坡面位於指腹側
	取自鐘雅薰，《祀與戎：古代兵器攻略》，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23，頁32。	取自鐘雅薰，《祀與戎：古代兵器攻略》，頁76。	取自左駿，《決拾既飲——中國玉質射護具的流與變》，頁127，圖1-2-8。	依 The Emperor Shah Jahan (V&A Museum藏) 改繪，參自該館官網： https://reurl.cc/bWYjeo ，檢索日期：2025年4月21日。	
				筆者改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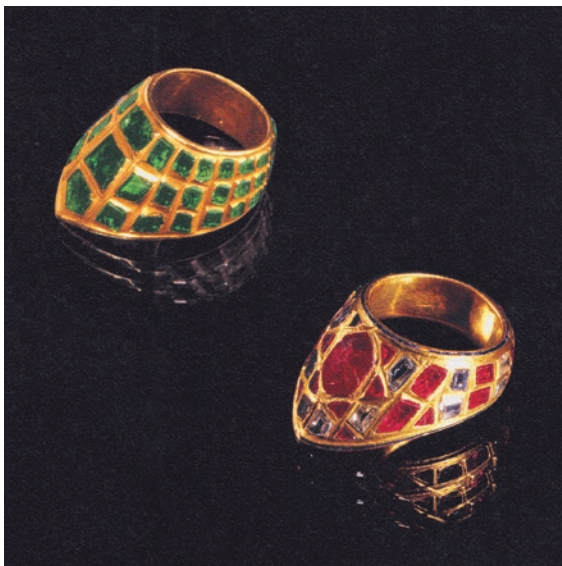


圖4 16~17世紀 鄂圖曼帝國護指 土耳其炮門宮博物館 (Topkapı Palace) 藏 取自國立新美術館等，《トルコ至宝展 チューリップの宮殿 トプカプの美》，頁84。

國亦有見坡形護指，當今韓國傳統弓的射手也使用坡形護指。上述不同年代或地域的坡形護指已有較多討論，筆者另發現土耳其鄂圖曼帝國亦存在坡形護指（圖4）。¹¹

由此來看，清代滿人使用的筒形扳指，在中國歷代所見的護指形制中，算是獨樹一格。唯一的特例是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有一盒康熙皇帝（1654-1722）所用的扳指，其中皮扳指形制特殊（圖5）。就當今的分類來看，更像是坡形。皮扳指整體造型與商代玉夬類似（比較圖1、5），其坡側有一段角骨做成的突起應是扣弦處，位置與功能均同於商代玉夬凹槽（比較圖1）。

然而乾隆皇帝對於滿人扳指與古代所用



圖 5-1 康熙皇帝御用皮扳指、骨扳指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取自劉岳，〈說角髀——清宮所藏堪達罕扳指的制作與使用〉，頁 90。



圖 5-2 皮扳指 取自水痕，〈明清射學研究——扳指的形制與應用〉，《Archery Notes》，2019 年 8 月 14 日：<https://mp.weixin.qq.com/s/x3C6LbwgdW7FqFwDvXm2mA>，檢索日期：2025 年 4 月 23 日。

護指的差異有不同見解。本院研究者吳偉蘋曾討論乾隆御製詩所反映的古今差異。¹²〈古玉髀〉：「古髀不適用，鈎弦艱挽盈」，並加註「漢玉古髀今頗有，但其製橢而細，以為文玩則可，鈎弦發羽未若今髀之勝勁弓也。」

乾隆皇帝的關注點並非護指壁是否傾斜的「坡」，而是關注護指形狀及護指壁的寬度。與古髀「橢而細」相比，滿人扳指特點在於「圓且寬」。扳指大多是圓形，乾隆四十三（1778）年乾隆皇帝對一件玉扳指施作要求為「上口按裡邊紅道筈去……，下口亦按裡邊紅道筈去……。先筈做圓形發來再看。」¹³筆者目驗院藏乾隆御用扳指的內口基本為圓，但並非完美的正圓，有些或許是手工些微誤差，也可能隨原料形狀，甚至是基於指形調整。乾隆皇帝另一關注點則是護指的寬窄。若用現今較為熟悉的戒指樣式來比擬，扳指可歸於寬版戒指一類。因此就乾隆的概念來說，康熙皇帝皮扳指是寬版，仍與前代護指截然不同。當今對護指的分類其實無法完全貼合清代的認知。

乾隆所認知的「橢而細」古髀具體為何？本院清宮舊藏中有見春秋晚期玉夬及明代玉夬，極可能代表乾隆皇帝所認識的古髀，兩者均屬於窄版坡形護指（見表一：中、右）。

護指戴法及手部射箭動作

清代扳指有上下方向之分，上口內徑較寬，使關節能夠微彎，並將指腹微扣在上口；下口內徑略窄，弦搭於下口。即便是外觀呈現「上窄下寬」塔形的乾隆御用扳指，內徑仍維持「上寬下窄」，以符合實用性的要求。筆者實測〈剔彩八仙圖海棠式盒〉（見圖 3）內所藏的八件御用扳指的上口和下口內徑，將內徑差整理成表二。由於扳指並非完美的正圓，因此直徑的數值難免有誤差。但從中還是能看到上口內徑大於下口內徑之普遍現象。不過，差異程度頗不同，有些扳指上下口差異相當小，目驗不易區分。

作為對照，古董術語中，扳指上口稱為「碗口」或「喇叭口」，用以描述口沿呈斜口的特徵；與之相對，扳指下口稱為「饅頭口」，特徵是

表二 乾隆御用扳指的上下口內徑差

作者製表

扳指				
編號	故玉 002639	故玉 002648	故玉 002645	故玉 002643
上下口內徑差	0.4 公分	0.2 公分	0.2 公分	0.3 公分
扳指				
編號	故玉 002640	故玉 002644	故玉 002641	故玉 002642
上下口內徑差	0.3 公分	0.2 公分	0.1 公分	0.5 公分

凸口、弧狀。然而，這樣的區分過於單一簡化，且忽略真正關鍵在於上寬下窄的內口設計。院藏扳指的上下口樣式相當多樣，有些上口平薄，並無斜口；而下口也是寬平，未必是凸口。總

之是厚薄、平斜、甚至斜的角度，各有不同。尤其清代中晚期，由於扳指不再只是射箭輔具，逐步變成男性裝飾品，其設計不受實用性所限，形式更趨五花八門（圖 6）。



圖 6 清 玉扳指（左）上口，（右）下口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玉 0044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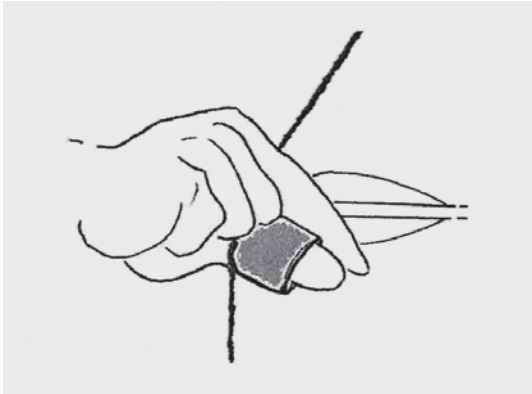


圖 7 筒形扳指使用示意圖 取自左駿，〈決拾既飲——中國玉質射護具的流與變〉，頁 162，圖 IV-1-4。

筒形扳指雖然有上下方向之分，但由於是圓形的，因此並沒有前後左右之分，要怎麼轉動都可以，其手部射箭動作如圖 7。相對之下，坡形護指不僅有上下之分，因為開口為橢圓，且壁一側高、一側低，因此哪側靠指腹、哪側靠指背是有區分的。然而，目前對於這類護指的配戴方式，並無統一說法，仍存在爭議。表一將中國古代坡形護指結合年代及形式差異分為三類，並提供現存的推測配戴法。在三類坡形護指中，指腹靠於帶斜坡側是三種類型均有出現的推測。比較有爭議的是帶鉤窄版坡形扳指（見表一：中）的配戴方式，出現兩種看法，其中一種觀點甚至認為配戴於「食指」。¹⁴ 儘管這是目前相對流行的看法，但從坡形護指悠久的歷史來看，中途突然出現一個徹底不同的配戴邏輯，似乎難以解釋其形制演變的合理性。由於早期護指缺乏如同清代扳指那般豐富的文獻及圖像資料，對於其配戴方式及手部射箭動作，推測為主，難以下定論。

綜觀中國歷代護指的配戴，主要是配合拇指拉弓的射法。此射法在西方又稱為「蒙古式撒放法」（Mongolian release）；作為對照的「地

中海式撒放法」（Mediterranean release）是以食指、中指、無名指三指拉弓法，亦有食指、中指二指拉弓法。這是從西方觀點來看東西方拉弓的區別，如此似乎會以為中國傳統射法只有拇指拉弓。實際上，在中國傳統觀點中，拉弓至少存在「漢法」和「胡法」兩種。唐·王珣（活躍於 712-756）《射經》：「控弦有二。無名指疊小指中指，壓大指，頭指（筆者注：即食指）當弦直豎，中國法也；屈大指，以頭指壓勾之指，此北胡之法也。此外皆不入術。」¹⁵ 中國法即是漢法，是以拇指拉弓；胡法則是以食指勾弦，類似於地中海式撒放法，但不確定中指、無名指有否勾弦。學者周初明根據大量的文獻圖像，發現在古代中國，拇指拉弓、食指拉弓、食中指兩指拉弓、食中指無名指三指拉弓均曾運用，並非僅有拇指拉弓法一種而已。¹⁶

意涵

滿人從馬上得天下，以「騎射」為國朝之家法。扳指作為射箭輔具，扳指的使用便與滿人騎射傳統有深刻的連結。乾隆皇帝和嘉慶皇帝（1760-1820）吟詠扳指的詩文均可見對騎射家法的強調，扳指裝飾主題亦見與騎射相關的主題，兩者連結之深可見一斑。從乾隆皇帝開始，扳指也成為皇帝賞賜給大臣重要的禮物之一。學者郭福祥整理乾隆皇帝賞賜玉扳指的紀錄，發現賞賜對象基本都是功勳卓越的武將。¹⁷ 由此可見，扳指與文功武治中的「武治」方面特別深刻的連結。

扳指最初以牙骨所制，康熙滿漢字典《御製清文鑑》對扳指的釋義即以「堪達罕（kandahan）牙骨」製作的扳指為代表（圖 8）。經學者考據，堪達罕是生活於亞寒帶針葉林帶的駝鹿



圖8 清 堪達罕扳指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離 000241



(*Aleces alces*)。¹⁸ 對扳指的重視及喜愛下，乾隆皇帝進一步結合己身所鍾愛的玉，製作大量的玉扳指，使得扳指不再只是射箭輔具，成為一件可賞玩的個人配飾。〈詠漢玉韞〉：「比似珮環常不離，恒看攸手較來親」，相較於玉佩這種純粹飾品，玉扳指戴於手上，可隨時摩娑，更具親密性，成為其他配飾難以比擬的個人物件。

無論如何喜愛玉扳指，作為皇帝，乾隆對於任何物件鑑賞總不忘其作為皇帝的職責，時

刻警惕玩物喪志。〈剔彩八仙圖海棠式盒〉中有一件〈青白玉雕《題喻政玉韞》扳指〉，體現乾隆皇帝將弓矢騎射相關的歷史典故與統治連結（圖9）。扳指雕琢一位上位者居上座，下方有跪拜者的畫面，搭配御製詩〈題喻政玉韞〉：「弓矢文皇喻政深，木求脉理正於心。緊予職亦臨民者，良譬惟殷效法欽。」典故出自唐太宗（598/599-649）從做弓匠人學習到辨別良弓之理，唐太宗發現自己雖很常用弓，靠弓矢平定天下，但未必懂弓的好壞。由此反省



圖9 清 乾隆 青白玉雕《題喻政玉韞》扳指及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玉 002642

上位者需廣納建言，以知天下事。從此，每有官員回京，必會召見，賜座詢問地方情況。扳指畫面想來是呼應「每召見，皆賜坐與語」（《貞觀政要·卷一·論政體》）之記載，只是扳指畫面將賜座改以跪拜方式呈現，益發凸顯君臣之差異，顯然是刻意調整的結果。

餘風不絕

儘管乾隆皇帝對於玉扳指賞玩，時刻警惕，一再強調騎射家法，甚至不忘反思執政之道。但受到皇帝喜好的影響，不管出於投其所好、上行下效，配戴玉扳指之風氣逐步滲透到王公貴族及民間，在清代中晚期大為盛行。

北京朝陽姚家園 60 號清墓，年代清中晚期，為三人合葬墓，其中男性墓主隨葬的配飾包含兩件白玉扳指、一件青金石帽珠的頂戴、一件翡翠頂管、一串朝珠，朝珠主體雖是料珠，但以翡翠做佛頭珠，另搭配白玉飾（圖 10）。¹⁹ 青金石的頂戴屬於「奉恩將軍及四品官」所用；朝珠為文官五品、武官四品以上皆可戴；翎管雖無規制，但殷實者用料越佳。結合墓葬規模



圖 10 姚家園 60 號清墓出土之頂戴、朝珠殘串、翎管、玉扳指 取自北京考古研究所，《朝陽區姚家園清代墓葬發掘報告》，頁 54，圖 39、40、41、42、44。

與隨葬品等級，考古報告推測墓主為中低品級官員或具有一定身分及經濟實力的旗人。由此例可見扳指等一系列配飾為當時男性身分與地位標示。到後世，北京出現一句順口溜：「貝勒手裡三樣寶，扳指、核桃、籠中鳥。」

乾隆以後的皇帝均有配戴玉扳指以及下令製作玉扳指的紀錄，其中咸豐皇帝（1831-1861）



圖 11 清 茄楠木嵌珠金裡扳指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雜 000930



時代的活計檔留下相當豐富的施作紀錄，足見其對扳指的喜愛。咸豐皇帝時常要求給扳指鑲嵌「金裡」的指令，²⁰更添奢華之風，院藏清代〈茄楠木嵌珠金裡扳指〉應該就是這類作品（圖 11）。乾隆皇帝的玉扳指較少看到這種做法，可能是屬於清晚期的流行。除了扳指本身，

扳指套也成為宮內重要的活計。扳指套掛於腰間，成為男性腰飾的一部份。光緒皇帝（1871-1908）大婚所配戴的全套腰掛活計中，當中便包含了扳指套。從最初的實用性配飾，扳指及衍伸出來的扳指套融入衣冠服飾制度中，成為有象徵意義的文化符號。

作者任職於本院器物處

註釋：

1. 揚之水，〈說《小雅·車攻》〉，《中國文化》，1996年14期，頁35。
2. 魏巧燕，〈滿語“fergetun”的文化語意分析〉，《滿族研究》，2013年1期，頁80-84。
3. 「今初學射者，或施方寸熟皮於指決（俗稱擠甲，北人謂之扳指）」出自《明末清初》王夫之，《詩經稗疏》，收入傅雲龍等編，《船山遺書》（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據1993年太平洋本影印），卷2，頁599。
4. 李春桃，〈說“夬”“鞞”——從“夬”字考釋談到文物中扳指的命名〉，《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57卷1期（2017.1），頁176、177。
5. 荊門市博物館編，《郭店楚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老子乙·14〉，頁8。
6. 湖北省荊沙鐵路考古隊，《包山楚墓·上冊》（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頁262。
7. 學者李春桃對於「夬」、「鞞」歷代考釋的追溯：參李春桃，〈說“夬”“鞞”——從“夬”字考釋談到文物中扳指的命名〉，頁179、180。
8. 郭福祥，〈指間風雅——乾隆御用玉扳指的制作、收藏與賞賜〉，《故宮學刊》，2020年1期，頁179、180。
9.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18，乾隆十六年（1751）六月八日〈如意館〉，頁346、347。引自「觀箴雲簡清宮檔案查詢系統」https://da.yunjianart.com/w/index?bookSeriesId=seri7ec7fb3c81ac_0（檢索日期：2025年4月21日）。
10. 左駿，〈決拾既飲——中國玉質射護具的流與變〉，《古代文明》，13卷（2019），頁162。
11. 許曉東，〈鞞、鞞式佩與扳指〉，《故宮博物院院刊》，2012年1期，頁49-66；國立新美術館等，《トルコ至宝展 チューリップの宮殿 トプカブの美》（東京：美術出版社，2019），頁84。
12. 吳偉穎，〈乾隆皇帝與玉扳指〉，《故宮文物月刊》，367期（2013.10），頁97、98。
13.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乾隆四十七年（1782）六月十七日〈信帖〉，冊45，頁784。引自「觀箴雲簡清宮檔案查詢系統」https://da.yunjianart.com/w/index?bookSeriesId=seri7ec7fb3c81ac_0（檢索日期：2025年4月21日）。
14. 徐汝聰，〈鞞及鞞佩——以梁帶村芮國墓地 M27 出土鞞為例〉，收入陝西省考古研究院、上海博物館，《兩周封國論衡——陝西韓城出土芮國文物暨周代封國考古學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頁221。
15. 引文取學者周初明校後之版本，其採明正德間刊本為底本，參考明《說郭三種·八·射經》、清《古今圖書集成》補校文句。見：周初明，〈古代射箭手部動作考略〉，《東方博物》，2007年1期，頁7。
16. 周初明，〈古代射箭手部動作考略〉，頁15。
17. 郭福祥，〈指間風雅——乾隆御用玉扳指的制作、收藏與賞賜〉，《故宮學刊》，2020年1期，頁190-192。
18. 劉岳，〈說角鞞——清宮所藏堪堪罕扳指的制作與使用〉，《藝術工作》，2022年6期，頁85-87。
19. 北京考古研究所，〈朝陽區姚家園清代墓葬發掘報告〉，《收藏家》，2023年8期，頁52-54。
20. 《內務府活計檔：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咸豐朝》（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1985，據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內務府活計檔微捲〔1985年攝〕影印），Box_No.032-468-556，冊19，咸豐八年（1858）五月十七日〈金玉作〉。